續近事紀略

一

リ5
7868
1

門 95
號 7868
卷 1

明治九年三月版權免許

菊池純著

續近事紀略

京都　津逮堂梓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昭和35 2.15 藏

定價金五拾五錢

宮城大學圖書

續近事紀略序

嗚呼士不幸而得志於當世。轗軻骯髒。鬱〻窮年。至於白首衰老。曾不能一試其才能大濟世用焉。則乃不得弗託諸文章。計垂名以不朽也。

而文之足以不朽者惟史為然史也者傳天下之大事者也資萬世之龜鑑者也傳天下之大事重任也資萬世之龜鑑鉅業也惟能文之士而後為可能焉是故

敍事而不文非史也言而不史非文也史之与文相須成用如此矣竊惟明治維新已還天下可傳之大事与夫萬世可資之龜鑑累見疊出焕乎與日月爭光

豈非文士千載之一時耶。今而不計不朽。其將何待。余固有志乎新史者。顧其任尤重。而斯業尤鉅。自度才疎文拙。萬非所能。是以嘗擬近事紀略四卷。爾後唯紀近世事變

之大略而止。至於維新以降之事蹟。未敢涉及。蓋有待也。及得菊池子顯。則吾志始乎果矣。子顯才識之士也。最工文章。屬意筆削者日久。嘗過稱許余著。而識

其有闕於　昭代。欲續其使完。須因所得聞。遂結撰成書。凡三巻。名曰續近事紀畧。囑余以序。余視其所著。隨讀有未完。雖事有未備。然而措詞之精。行文之工。吾竊

以為足傳天下之大事矣。萬世之冤達者矣。嗚呼。予顯抱才負能。未有所大用。一旦遭遇世道之變。飄泊四方。奔走衣食。齡已過知命。尚且不甚得志。徙與後輩若

余者相驅逐於鉛槧編摩之間欲以此自見其若亦不幸者雖然尚幸際會文士千載之一時記觀聞 國家盛事遂能脩 昭代之一史俾其文燦然不朽乎久

遠焉而余之志亦得子顯乃始果矣豈非幸耶然則其若不幸者殆非不幸適所以爲余與子顯之幸也歟雖微子顯之囑余烏得不案而一言於是乎序

明治八年乙亥十月中澣

灌園石津勤撰

華川立田誦書

例言四則

一史之所尚者。在於直書而弗諱。書而弗直。則始弗如無書也。唯以今人叙近事。極有難措手者。何也。書而弗諱。則傷於直。諱而不直。則殆乎諛。與其諛而不直。孰若直而弗諱也。予故不自揣。斷然勇往。直書而弗少諱。庶幾不負董狐之旨歟。

一斯編體裁。一倣石津氏近事紀畧。以叙述自戊辰皇軍出征。迄於甲戌佐賀賊討平幷以征臺畧記。都名焉曰龍輿紀事。今改命曰續近事紀畧者。應書賈請求云爾。

一原稿具有友人其氏評語圏點。刋本宜並不載。但
文字有點。頗便乎注目。故今削其評語。特存圏點。
要亦為黄口計焉耳。固非以此待大方也。

一以月繫時。以時繫年。麟經以下編年書法。古今修
史者固不可不格守也。予著斯編。亦倣其體例。以
月繫時。曰春某月。秋某月。以標掲四時。獨迨明治
六年廢陰暦。行陽暦。則此書某月。不復標四時。蓋
從近制爾。

菊池純子顯氏識

續近事紀畧卷之一

菊池純子顯　編次

戊辰　明治元年春正月。内大臣徳川慶喜。率大兵入朝
於京師。官軍拒之。大戰于伏水鳥羽兩道。賊軍大敗。
先是尾越二侯赴于大阪。勸内府入朝。且曰公第
入朝。不可有所挾。公家有戒心。僕等以二藩兵扞
衛之耳。内府内抱狐疑。外表無他。對曰謹諾。二侯
復命。實在前年十二月晦也。初内府還于大阪也。
新撰組長近藤勇。土方歳三等。留而在伏水。是以
東兵次于伏水者。殆至數千人。田中不二麿亰洋

其。說徳川將吏曰。內府已奉朝旨。入朝在近。今日之急務。在解伏水兵。因反覆陳順逆。將吏服而不用。正月朔日夜。會桒二藩。與徳川臣屬諸將會議大阪城。說內府曰。尾越之言。不可信也。主公此行。臣等以死衛之。且此役也。在清君側醜類。而決勝敗於一擧焉耳。內府意於是乎定焉。遂決意入朝。會桒二藩為之前驅。事聞京師。輿論洶洶。朝廷卽命薩長二藩。出兵於洛外。置關于伏水鳥羽兩道以塞其衝路。伊地知正治。山田某請曰。臣等令人諜大阪。擧動異常。一旦大兵犯關。臣願奉朝旨。得

處分之。朝廷卽令曰。內府入朝。不許率大兵至。若會與桒固禁入京師。其他臨機處變。皆便宜從事。乃部署諸隊。嚴備以俟。東軍將佐久間近江。久保田備前。率三兵隊先發。高松濱田譜第諸藩援之。會桒二藩為之先鋒。取路伏水鳥羽兩道。京軍總六千餘人。東軍號稱三萬。三日。東軍遣使者求開二關。戍兵拒之。使者曰。寡君奉旨入朝。而公等拒之。苟見拒則拒焉。我有兵爲耳。言畢而去。既而東軍重沓逼之。京軍見事急。先發巨熕拒之。東軍亦應之。於是兩軍砲戰。聲震林木。京軍力戰擊走之

伏水火起。東軍勦敗兵。兩道進撃。勢甚倡獗。京軍力拒。迭有勝負。及昏兩軍交綏。諜報曰。東軍尚在於下鳥羽。卸甲傳餐。京軍卽發。襲而破之。東軍狼狽。弃輜重先遁。京軍追躡。東軍戰甚苦。會游軍來援。卒返戰。豨突其中堅。京軍大擾。隊長市木某。與大山後藤諸人。勵衆撃其左翼。東軍披靡。京軍衆之。力戰敗之。市木大山皆死之。四日昧爽。兩軍大戰于伏水鳥羽兩道。鳥羽道旁原。多密篁。京軍設伏其中。而東兵不覺。大擧竝進。京軍善戰。山田孫一郎。與伊集院某。奮鬭先卻伏水之敵。而鳥羽之敵銃進不止。總督仁和寺宮。擎錦旗進撃。賊彈丸往往中錦旗。既而篁中伏起。攢銃射賊中堅。彈丸雨注。丸無虛發。賊殪者無算。京軍衆之驅突。賊大崩。相踏籍遁。火起于鳥羽。賊退保於澱。其將佐久間久保田皆死之。而官軍亦死傷頗夥。

官軍進撃。與賊戰于澱于橋本。連戰克捷。德川內府。與其親臣數人。弃大阪城東走。

五日黎明。官軍攻澱。賊隔橋力拒。官軍連發巨礟。以挑城外敵。敵亦應之。彼我砲戰。相持不進。賊發槍手百人。伏之蘆葦中。別出銃手挑戰。官軍覺之

不敢進。隊長石川厚狭。自奮曰。視危失機如人皆
笑何。乃率銃手當之。衆皆奮曰。毋令我兵餒敵争
先。繼之左右伏起。石川伊藤中島等皆死之。隊長
柳田某。伊集院某等叱咤勵衆。進衝敵前軍。敵兵
辟易。官軍鼓噪奮擊破之。進畧澱城。日巳加午。敵
退扼橋本。當是時。津藩為賊守山崎關門。天使就
之諭以順逆。津藩奉命。悉歸官軍。而賊軍未覺之
也。六日官軍進攻橋本敵。先是賊欲以澱城為根
據。澱藩拒之。乃退止舎城外。官軍至澱。疑城中與
賊通欵。詰責甚嚴。澱藩分疏具訴其事情以表無

他。官軍意釋。即以澱兵為先鋒。進攻橋本。賊殊死
戰。勝敗未决。津兵從山碕陣營。發巨熕。横擊賊牙
營。彈丸破裂。殪者無數。一軍崩潰。走入大阪。先是
敗聞日至大阪。至是德川内府與會桑藩主。及板
倉小笠原諸將。倉皇收軍。航海東走。既而大阪城
火。九日官軍進入大阪。此役薩長二藩戰没者殆
三百餘人。盖毎以寡敵衆。連戰克捷。故其死傷者
尤甚云。然薩長二藩揚武威。亦此役所致。
官軍分兵。畧近畿。諸藩帖服。近畿大定。
官軍已獲大捷。分遣諸軍。畧定近畿。諸藩帖然次

圖歸之。初東軍集二條城。公卿憂悸慮事或起。卒下。既而東軍赴大阪。上下降心。相倶賀其無恙。獨隊将伊知地正治。山田市之丞。參謀交野十郎等。胥議曰。今雖皇運昌盛。鯨鯢遠遁。自古受兵干畿內。能得全勝者。不過屈指。彼若集大兵。扼大阪咽喉。絶我糧道。陸軍由海道。海軍要兵庫。我軍孤立。猶鳥在樊籠。與坐就擒獲。孰若預遣兵于二丹。畧地撫民。據以固其本根。是萬全策也。朝廷乃遣西園寺中納言。率精兵三百先發。未幾官軍大捷。不復庸其策止兵。雖然所在列藩。向背立定。帖然不

動者。皆朝廷有人。規畫獲宜之所致。時人稱廟謨無遺算云。初紀州兵在大阪天王寺也。及兵起。發間使請命於官軍。參謀胥議曰。紀藩非不辨順逆。雖然彼亦敵之戚族。向背未易測也。為今之計者。不如却大阪兵于藩地。以無內顧之憂。因傳命於紀藩。紀人即收兵而還。先是彥根大垣諸藩。在於近畿者盡屬官軍。至是畿內及關西諸侯盡勤王。無復挾異圖者。或曰。初西郷隆盛。在帷幕首建復古議。在振興王政。維持國體。而用兵革則非其志也。其用兵蓋以德川氏議中變。出不得已云。

是月。朝廷削徳川内府以下官爵。傳令四方。布告其罪狀。大興東征之師。

正月十二日。詔削徳川内府以下官爵。因宣布四方。曰。客歳徳川慶喜之託事退大阪也。朝廷遣尾越兩主。諭慶喜促入朝。欲有所處分。而慶喜外示恭順。内抱不軌。名稱入朝。其實犯闕。以會桑二藩為先鋒。繼之以大兵。是其私心。誠非奉朝廷則要朝廷也。是以官軍拒之於郊。遂至須干戈。慶喜倔強。益發麾下兵。抗戰連日。發砲於錦旗。一敗挫衄之餘。倉皇東走。其欺罔朝廷。驚擾輦下。罪惡貫盈。

天地所不容。則大起東征師。與汝諸藩兵。討罪行罰。因任有栖川宮。為征東大總督。授錦旗節刀。當是時。諸外國公使。在於兵庫者。以廿五日。發局外中立令。布告其人民。曰。日本國内。干戈將起東西。吾人民中立不倚。毋援師徒。毋賣兵器。蓋以朝廷與徳川氏。干戈未定也。

二月。土州人。銃殺佛人于泉州。公使怒督責償金。官乃捕土人。盡處斬。事輙平。

初政令出自京師。布告諸外國人在兵庫者曰。今後宜以京師為日本政府。外人咸奉命。既而請曰。

頻年我國人民。為貴國人所斬殺者。不唯十數人。其悲痛慘刻有不容勝言者。今 天皇新親萬機。
與天下更始。宜下令貴邦內。毋令有殺人之害。朝廷卽宜布于四方。固禁其暴行。而邦內人民。疾惡外人者益衆。二月十五日。土州人。銃擊佛人十六人于泉州堺浦。佛人死傷相半。於是佛國公使大怒。讓以五事。曰。政府貴官。自詣佛艦。宜當謝其罪也。曰日本士官。不許佩刀入居留地也。曰得償十五萬元金。曰謝事以政府文書。曰捕殺人日本士卒。悉處重刑。且曰。凡決事限以三日。卽背約違期。

自有處分在。當是時。朝廷銳意圖治。且以彼直而我曲也。立聽其所求。廿五日。悉捕獲土人害佛人者。處以死刑。事輙平。先是宇和島東久世二公赴于大阪。宜布各國公使曰。頃我日本政府置外國事務局。令予曹掌管事務。敢請自今厥後。胥共謀議。事歸于好。且 天皇近日將延見公使于京師。公使其領之。公使曰。如聞王旅近日將有東征之擧。吾亦且至於橫濱。以圖吾民安全。 天皇若欲見我輩。何不速刻日。以辨公事。二公曰。凡外國人民在橫濱若函館者。吾亦保護之。萬保無虞。幸毋

為意。公使等不聽曰。當今之時。因循彌日。則非計
之得者也。於是朝議遂決。入見日定。或曰延夷虜
於鳳闕。恐速物議。廟議笑而排之。
晦日。英佛和三國公使。相偕入朝。佛和二使。入見畢
儀。獨英使為浪士所襲擊。途而還。
晦日。英國公使入朝。途有浪士襲擊公使。傷其衛
卒。衛卒力拒。遂斬浪士。以致無事。公使不能畢儀。
半途而還。是月朝廷照先朝之例。重尋外交。遍宜
布於四方。以令知朝議所向。
三月三日。英國公使入朝謁見 天皇。尋和佛公使

亦入朝。賜謁見。且賀王政盛事。改約兩國交誼。
當是時。畿甸屬無事。無復兵革之虞。京師士民相
慶曰。不圖復見耕作濈濈之風。兵大久保參與上
表曰。伏惟鳥羽之役。雖官軍獲大捷。賊魁東走。列
藩嚮背未定。外國交誼未全。宜應以非常之斷。行
非常之事也。恭惟我邦中世。偷惰為風。其稱 天
皇者。深在簾內。足未嘗踏地。九重深邃。自與人間
迥異。其親近黼坐者。弗過數人。公卿豈非悖天理
之甚耶。夫敬上愛下。則人倫之大道也。雖然推尊
失道。則上下離。上下離。則下情不達。是古今通弊

也。故今將改邊幅之舊習。施簡易之新政。且平安地勢狹隘。別為一疆。要非基聖猷之地。是以今又將遷都於大阪。釐革百弊。此二者皆今日之急務。豈非宜速擧行者邪。伏願主上英明速賜聖斷。表上。擧朝奕然。為動其容。方今關左遷幸。以基千歲不拔之鴻業者。盖胚胎此一議云。

是月盡除諸國舊令。分布新政於天下。先是以二條城為太政官代。裁決庶政。 天皇臨幸太政官代

天皇大會公卿諸侯。誓之日。廣興會議。決萬機於公論。破舊來陋習。基天地公道。求智識於世界。大

振皇基。尋策問蝦夷地開拓。

天皇幸大阪。親閲東征海軍。諸道官軍。分道入江戸。

尾藩賜不臣者十三人死。奪十七人祿。以定一藩方向。

諸道官軍將分道入江戸。薩州紀州長州藤堂備前佐土原亀山水口大村因州細川越前由海道。薩長別軍及因州土州大垣諸藩由山道。飛報日至江戸。項背相望。徳川臣屬譜第諸藩日相聚首。以謀議軍事。初伏水鳥羽之役起也。尾紀二藩各結黨於其藩内。建奉宗佐幕之議。以與關左相應

援尾侯憂之。卽與其臣小瀨新太郎・田宮如雲・田中不二
麻呂・鷲津毅堂・丹羽淳太郎諸人。傳大義滅親之令。賜死
于首謀者渡邉。石川等十三人。褫鈴木成瀨以下
十七人之祿。其他或禁錮。或退隱。輕重各有差。於
是闔藩方向盡定。勤王之志益確。而紀藩在於江
戶者。益主持奉宗家之議。因與德川臣屬相謀議。
近藤勇亦會之。於是諸臣盡集於城中。謀議紛興。
或曰。出兵于箱荷。以扼其要害。或曰。發海軍以擣
大阪。遂以其策逼於慶喜。至令慶喜憂悶廢眠食。
而慶喜恭順謹愼。確然不動。盡擯斥群議。無一所

采用。獨名勝安房。大久保一翁于其別室。託以密
勿。因自書誡其臣屬曰。毋抗官累罪戾。果抗於官
乎。是猶剚刄吾腹焉耳。遂避城屛居于上野寬永
寺。賊徒益不懌。人人欲有所圖。私標榜其隊名。走
嘯聚于常野甲信之間。
官軍進擊。入于甲州。畧取其府城。薩長及大垣兵轉
鬪。大破賊兵。
官軍長驅。自信至甲。直畧甲府。於是賊徒在於府
城者。設柵於勝沼驛。據山沮官軍。官兵排闥繞從
敵背襲之。賊徹橋築砲墩拒之。官軍砲擊戰未數

合賊火民舍。以壓官軍。官軍辟易。因土別軍。從山上。俯擊賊軍。賊軍大敗。斬獲畧盡。遂畧府城。置守兵。赴江戶。是月薩長及大垣兵。亦入武州。至於梁田。擊走賊兵。進薄忍城。初賊兵走於忍。忍藩舍匿。為之應援。是以藩老某。自刄謝罪于官軍。一藩悉屬官軍。山道盡開。督將岩倉公。率諸軍。舍于板橋驛。

德川慶喜。遣勝安房。就官軍參謀西鄉隆盛。謝罪於總督宮。官軍乃止攻擊。

先是總督宮。率諸軍。自海道至駿府城。而德川慶喜。屏居上野寬永寺。幽憂弗措。謹愼竢命。輪王寺宮。不忍坐視之。與執當覺王院。與俱至于駿府。為之請哀。和宮亦與天璋院。馳女使謝罪。使者往還于海道者。項背相望。既而官軍先鋒。進至品川。勝安房卽赴品驛。就官軍參謀西鄉隆盛。具陳慶喜恭順之狀。且請止官軍攻擊。安房曾與西鄉親善。是以安房往來分疏。周旋甚力。西鄉乃取決於總督宮。令効謝罪之實。安房卽奉命。具狀奉呈。西鄉啓之總督宮。總督乃與參謀會議。傳令于諸軍。以止攻擊。於是官軍入江戶者。所在屯集。

夏四月。勅使入江戸城。傳宣收城郭軍艦銃砲。定罪宥死。賊徒憤恚。相率走東北。

四月四日。勅使臨江戸城。徳川臣屬。洒掃道塗。盛服邀之。田安中納言。拜迎勅使。宣曰。盡獻城郭兵甲。毋有所畜積。曰佐慶喜抗官者。盡減死一等。曰宥慶喜之死。幽之於水戸。中納言奉命。賊徒等聞之。內不能平。相率走于東北。居三數日。慶喜去赴水戸。先是。松平容保。走其國邑。板倉伊賀。小笠原壹岐等。伏匿東北。凡徳川氏譜代諸侯。留在於江戸者。或赴京師。或逃釆邑。至是府下一空。非復前

日之比。初會津藩士。與脱賊兵隊。横行於兩總二野之閒。馳說諸侯。煽動土豪。所在屯集。大募金穀。結城領主水野日向。應之。其臣小幡兵馬以下六十人。首唱大義。奉其嗣子。迎官軍。逐日向及脱賊。既而日向再誘脱賊。俄起薄城。殺小幡。逐義黨。城遂陷。嗣子某走投官軍。賊勢甚鋭。當是時。彥根及諸藩官軍。悉在宇都宮。賊軍皇張。進薄宇都宮。飛報至板橋。參謀香川敬三。與有馬祖式。上田諸將。率見兵三百。進抵千住。偶賊別軍在流山。官軍進擊。急襲破之。賊不能支。爭弃兵器而遁。官軍追躡。

擒賊魁近藤勇。檻送板橋。勇頗有驍名。丁卯冬德川氏適于大阪。勇率諸軍殿于伏水。遂止而沮絕官軍往來。及師起。屢與官軍戰。銃傷其股。既而賊軍敗走。相偕赴于江戶。煽動德川臣屬。又赴甲州。聚其土兵。拒官軍於勝沼。不利。匿江戶。至是官兵徇之於軍門。梟首而送京師。梟于三條磧。蓋勇近年在京師。為會藩主謀。故及之云。官軍已平流山之賊。香川祖式等轉戰抵下野。攻結城。賊皆棄城而走。祖式即與須坂藩兵代據城。香川及諸隊長。與彥根兵至宇都宮。賊將大鳥圭介率諸軍攻結城。遂拔之。結城悉為賊巢穴。官兵走宇都宮。十七日大鳥圭介率兵二千。進抵小山驛。連擊官軍。彥根。秋元。大垣。笠間之兵邀戰不利。賊縱散兵狙擊官軍。官軍不能支。長州隊長南部某秋元隊長石川某死之。日昳官軍收兵。舍宇都宮。賊亦退于杤木驛。此役彥根兵死傷尤衆。

賊將大鳥圭介陷宇都宮。官軍力戰。迭有勝負。

十九日黎明大鳥圭介率諸軍。攻宇都宮。松本黑羽根笠間壬生土岐岩村田須坂彥根大垣宇都宮各合兵。拒之城外。賊兵奮鬪。官軍不支。退據城。

此時賊分軍。由糜沼進。會藩亦由三王嶺齊進。薄城。砲聲雷轟。山岳欲崩。官軍辟易。棄城而走。藩主微服遁館林。先是板倉伊賀。降於彥根軍。在宇都宮城中。及城陷。賊兵奪之。宇都宮全為賊有。大鳥圭介頗有軍畧。善用兵。操縱如意。進退可見。不唯臂使指。且其所領兵卒。訓練有素。皆佛人所指教。是以部下精鋭。所向無前。官軍大窘。皆畏大鳥。以為隱然一敵國云。初小山武井兩驛之戰。旁近諸藩。應官軍者。率皆用甲冑劍鎗。故每戰不利。要衝地往往為賊所據。至是飛書。報板橋及江戸。朝廷乃遣薩長大垣土州因州之兵。援之。廿二日。合諸藩兵。昧爽官軍攻宇都宮。賊距城里許。出拒官軍。官軍邀之安塚。賊潛兵由間道。直襲官軍後。彈丸雨注。軍大亂。薩長別軍在雀宮者。聞急馳至。軍復大振。協力擊賊。賊兵大崩。退據明神八幡二山。官軍合擊。四面齊進。攢銃彈射。硝煙蔽天。兩軍晦冥。不辨人色。日加酉。賊兵堅守。益擊官軍。官軍死傷。不暇指屈。因州隊長。河田佐久馬憤恚曰。以烏合流賊。據蕞爾孤城。衆喪我兵卒。是武夫所慚。何不迨日未沒。殲滅斯賊。陷斯城耶。叱咤勵衆。鼓勇而

先登。因兵殊死肉薄登城。直拔其一角。當是時。全
軍攻擊。勢如風雨。賊軍辟易。據城及二山者。一時
魚潰。潰圍而走日光。官軍遂復宇都宮城。而日全
奠矣。此役。旁近脫賊。盡集宇都宮。賊勢尤猖獗。是
以官軍頗苦攻擊云。既而大鳥圭介在日光近旁。
屢出兵抄掠。土州兵邀之今市。互有勝敗。賊又屢
不利。大鳥乃率見兵數百人走投會津。先是德川
麾下脫賊。別據上總木更津。盛峙糧餉。總督宮遣
諸藩兵擊之。賊兵進次舟橋。當是時。備前兵在八
幡。藤堂在貝塚。筑前在行德。佐土原在鎌谷。與賊

對壘相持未戰

閏四月。官軍大與賊戰舟橋。既而賊軍敗走。上總盡
平。

是月十一日。黎明。賊兵不意襲藤堂備前營。二營
倉皇。不知所出。賊兵乘之。縱橫砲擊。官軍大敗。
賊兵尾擊。追至市川渡。官兵爭舟。溺者無數。佐土
原兵。聞砲聲大起。猝發鎌谷。賊分軍要之於塗。佐
土原兵。伏散兵於麥圃。狙擊賊兵。賊殪者無算。因
發臼炮。悉走其殘兵。當是時。賊牙兵破八幡貝塚
官軍。退次舟橋。傳餐佐土原。諜而知之。分兵為三

隊。一由海路。一由本道。一由間道。三方進擊。徑襲舟橋。賊軍狼狽拒之。偶筑前藤堂備前兵。亦馳至會之。衷賊兵前後擊之。賊殊死戰。官軍縱火。燬其巢窟。炬焰漲天。賊軍潰亂。散走四方。未三數日。上總脫賊盡平。

朝廷勅田安龜之助。續其宗家。三條左大將傳宣。收城及兵器。賊徒益不懌。遂據東台。

三條左大將。為關東監察使。東下在江戶。朝廷乃勅田安龜之助。續其宗家。左大將傳宣。蓋以德川慶喜。謝罪之實。明確無可疑也。然而封額未定。

臣屬洶洶。議論紛與。未知其孰勝。初勝安房屢往來官軍。脫賊以謂是左右賣國者。有私圖刺殺之者。既而朝廷收城及兵器。賊益不懌。所在蠭屯。以集黨與。自號曰彰義隊。遂據東台。東台原稱忍岡。倚高置寺。林木翳薈。岡阜隆然。頗為勝境。即德川氏兆域之所在。而輪王法王居之。先是德川氏之寘皇族于寬永寺。或曰備緩急也。是以賊徒欲擁法王。圖事。執當覺王院。粗涉書史。號稱通曉理義私議朝旨。賺法王。以招納賊徒。於是會津及關左豪族。為之應援。賊勢益盛。峙糧仗。繕甲兵。凡脫兵

逃卒奴隷輿臺之失其首領以潛匿市井者爭來
投之以為一時糊口之淵藪瓦合烏集無復統紀
其橫行市街帶長刀穿高屐偃蹇倨傲務張勢威
當時官兵袖着片錦以為徽識路人窺目之名曰
錦切錦切猶云片錦也賊徒遇諸塗詬罵百端頗
極醜詆或至逼及之官兵為其所傷害者甚多是
以彰義隊名大震府下官兵憤懣請誅鋤之朝廷
令徳川氏諭賊徒解其兵備賊徒不聽朝議又名
法王諭之覺王院拒之不遣朝廷終下追討令令
大村益次郎部署諸軍所向薩州因州肥後諸隊

由湯島長州肥前大村佐土原由本郷藝尾紀筑
諸藩各由別路賊徒聞事急五月十四日脱隊遁
者數百人十五日黎明官軍鼓噪分道進擊傳東
台黒門賊徒各被酒出門豨突官軍辟易不敢復
薄會大霧雨官軍衆之發巨熕破其一角賊徒大
崩覺王院度事不集乃奉法王先遁當是時賊徒
數百人尚據山王山叢銃亂射俯擊官軍薩兵力
戰緣樹而登焉賊徒善拒彈丸雨注丸無虛發殪
者無算伏屍相枕官軍益出生兵擊走山上敵敵
退保伽藍官軍萃焉縱火燬之烟焰漲天賊徒奔

潰官軍追躡擊而殲之伽藍火益熾及夜不熸府下騷然無幾而寢從是人皆懼錦切相指目避之錦切之威輝四方云

朝廷定德川封額併駿遠奥羽之地賜七十萬石奪諸臣官爵賊將林昌之助率脱兵據函嶺官軍擊卻之。

初德川氏封額未定諸臣等私相議擬曰且賜三百萬石或曰不過封二百萬石及令出相愕眙曰彰義隊等實誤國事矣先是賊將林昌之助與脱兵相謀率兵數百去其領邑至是據函嶺要害朝廷即遣監軍中井某三雲某於小田原以其藩兵討林等小田原藩私援林等逐三雲朝廷即發諸軍問罪於小田原小田原恐怖不知計所出刑首謀者以討林等請哀於朝廷林等航海走于奥羽朝廷因削小田原封額於是關左八州畧屬平定

朝廷特旨收錄德川諸臣傳旨於德川氏德川諸臣相率歸順是月官軍攻白川城不利遂轉戰入越後取長岡

先是官軍大舉攻會津加州尾州薩州長州越前松代松本之兵由越後口薩州長州別軍與大垣

續近世紀畧卷一

忍之兵由白川口。於是德川脫兵與會津仙臺棚倉中村之兵相倶據白川城。官軍力戰殺傷相當。遂拔城畧地。既而賊復大舉薄城。官軍不支。弃城而走。賊復奪城據之。當是時。水戶姦黨市川某朝比奈某等。率其藩兵四百。投越後之賊。賊據長岡城。勢日猖獗。官軍先擊小千谷之賊走之。寘兵各所。或阻信濃川。或扼榎嶺。而榎嶺尤屬要害。左臨信濃川。右接金倉山。賊兵據之。路梗不通。至是官軍擊走之。四方官軍。遂薄長岡。賊軍連戰迭有勝負。居十日。賊又大舉。圍榎嶺。薩州長州土州上田諸軍堅守之。賊即絕官軍援路。官軍孤立無計所出。參謀黑田了輔山縣狂介等。以河東精銳。擊賊腹背。襲之。隊長三好軍太郎。堀潜太郎。竹田十左衛門等。率長州及高田兵二百。乘大霧。銜枚濟千曲川。適霖雨彌旬。河水大漲。舟殆覆沒。極力救之。釐得達岸。直上陸侵賊壘。賊兵狼狽。弃守而走。官軍即奪其巨砲。用以擊賊軍。殪數十人。會薩州及諸藩之兵。由植下村。亂流而濟。亦破賊砦。走之。既而諸官軍皆濟川。與榎嶺妙見口官兵。皆馳向之。賊軍大亂。官兵鼓噪。乘之。賊遂燬城。拉長岡藩主。

續近事紀畧卷一

從間道走杤尾。午牌官軍陷長岡。先是白川敗聞。
至于江戶。朝廷卽遣因州。備前。大村。柳川。佐土原。
笠間之兵援之。於是諸軍大擧。復攻白川城。賊軍
碎易。盡弃糧仗走。

六月官軍陷白川。遂分兵攻棚倉城。

官軍已拔白川城。嚴脩戰備。日議向會津。賊軍據
棚倉岩城平二城。堅守不屈。官軍卽分兵為二隊。
一由畑驛。一由本道。廿四日昧爽薄棚倉。砲戰半
日。城遂陷。於是賊精兵悉集平城。勢尤猖獗。官軍
殆為之所沮。初官軍拔白川城。道路險悪。先據之

者則攻守兩有利。故兩軍大爭之。迭有殺傷。

秋七月參謀河田佐久間等。率諸藩兵圍平城。攻擊累
日。賊不能拒。遂火城東走。官軍與賊爭長岡。屢為賊
所敗。後再取長岡。悉誅其黨與焉。

官軍決策。攻平城。先部署諸軍所向。因州。柳川。佐
土原。備前。由湯本口。柳川別軍。薩州。長州。大村諸
軍。由小名濱。十三日質明。傳平城。賊兵偵知之。距
城里許。設土豚。築砲臺。以為防禦計。因州。柳川以
下兵。奮擊走之。直薄城。賊又設關門于城外。擯銃
拒之。柳川兵力戰。遂破關門。薩兵亦陷外郭。當是

時。賊軍隔橋砲撃。柳川兵百五十人。潜縁橋架。突進犯賊右翼。橋上官兵亦乗之。賊軍披靡。退保牙城。諸軍悉圍之。賊亦力拒。両軍砲聲。攻撃如雷。山岳欲崩。日已暮。官軍卽謀再擧寘兵于城外要地。夜已三鼓。牙城火起。官軍馳集之。賊悉遁。不復留隻兵。蓋前日戰。賊極力防禦。是以彈丸硝藥悉為匱空。未半日。官軍潮湧蝟集城下。賊度不可拒。燬城東走。官軍盡略其地。取之平城之地。山峻谷邃。號稱奥羽要衝。便於守。而不利攻。故此役官軍死傷尤夥云。當是時。征討總督仁和寺宮。率諸軍在越後口。西園寺壬生二卿。從之。官軍悉據長岡。起塹柵其近旁。以為應援。賊亦築堡塢。今徳川。會津。米澤。長岡之兵守之。梗其走路。於是日夜砲撃。勝敗未決。廿四日。官軍會議。攻破賊塞。尋且向會津。部署諸軍所向。是時官軍別發大艦。抵于新發田治下。總軍且以明曉發軍。假寝旗且。賊軍偵而知之。夜半出精兵。擣其要衝。鳥銃連射。大敗官兵。追北。逼長岡。官兵在於長岡者。聞砲聲甚盛。皆相謂曰。是我兵發號砲也。人皆起結束。既而所在火起。砲聲漸近。諜報曰。賊來侵也。言未畢。賊兵驟至。徑

薄官軍。官軍大崩。賊軍追躡。追北擠之於川。官兵死者無算。既而天明。賊軍遂復長岡。初官軍攻畧長岡。治下市民常通欵於賊軍。日報知官軍情狀。此役首為内應。賊軍每戰獲奏奇功者。盖為之耳。廿六日。官軍分兵為二。一則乇複嶺妙見坂。一則乇信濃川西南。築砲臺於河岸。與賊交戰。賊軍大舉。且濟河薄之。官軍防禦甚苦。或曰。暫避銳于三國嶺。以逸擊勞。是全勝之策也。參謀山縣某曰。當今之時。退一步則增賊勢。進一步則折賊計。一步進退。係全軍勝敗。安以一挫衂。失軍機之為哉。吾聞白川口官軍畧其地方。日入奥羽者。不暇枚舉。意者奴輩必顧其後勢。不能持久。諸君其勗之。遂決攻擊策。當是時。賊皆狃前日之捷。不復設備。廿九日。官兵乘大霧。由妙見口。潛窺賊營。賊兵困臥。官軍即以短兵逼之。縱横驅突。斫賊數十人。繼以銃手。蹙之。賊兵辟易。一敗塗地。既而官兵四集。吶喊逼長岡。賊軍大敗。官軍追躡。縱火所在。賊益亂。爭弃城走。官軍遂取長岡。捕市民通賊者。盡誅之。以徇軍門。長岡地方。自五月屢罹兵燹。城郭市街。延燒畧盡。蕩為荒野。

續近事紀畧卷之一 畢